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39

六十九



1236

1236
69



魏子一卷漢魏朗撰朗字少英會稽人官至尚書嘗
與陳蕃李膺交遊矜尚氣節海內列名八俊事蹟具
後漢書黨錮傳及虞預會稽典錄其書向列儒家隋
唐志並三卷馬總意林云十卷原書佚唯意林載十
二節其薄外當白曰與蓼蟲二條文義不完據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得五
節合錄並附考爲一卷語多精粹如已是而彼非不
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又云君子表不
隱裏明暗同度非功深直養孰能與於斯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魏子

漢 魏朗 撰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馬總意
林卷五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
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
大故不昇而無殃並同上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鑄常用而世輕之

意林卷五 太平御

覽卷七百五十引鑄
作爾輕下脫之字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

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

意林卷五

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薄冰當白曰藜毛遇

猛火也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意林卷五引薄冰四句
脫也字歐陽詢藝文類

聚卷九引有居危
至是猶十二字

君以臣為本以民為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强

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

芥賊也本不可失也

意林卷五引蓼蟲四句芥賊下
無也字末句作失于本不可也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亦引此四句誤題魏文子太
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九引此節文較全又卷九百

八十亦引
下四句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

是爭

意林卷五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苦躬

一作窮

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

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並同上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二編館補校

引上
三句

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

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意也

文選陸士衡演
連珠李善注

北夷之氣象羣羊南夷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

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

太平御覽
卷十五

雲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

喜怒不見於容

同

堯入百仞之溪則不照三里非朦闇位卑勢下故也

桀紂昇百丈之陵能見四海非照明位高勢尊故也

太平御覽
卷五十三

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故龍鼉得水

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太平御覽卷
九百三十二



附考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人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為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八

魏明帝甄表狀云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純美高亮幹輔國朝忠蹇正直之節播於京師

陶潛聖賢羣輔錄

周生子要論一卷魏周生烈撰烈有論語義說已著錄經編崔鴻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三卷隋志儒家類注載周生子要論一卷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有周生烈子五卷較梁時卷數雖多而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帙矣今佚馬總意林載其十節序一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六帖太平御覽諸書亦引之合輯二十二節別出序於卷首仍依隋志標題其語皆謹論法言自序謂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

周生子要論

六十六卷六十八

師誠抗志高踰言雖大而非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生子要論序

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
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以仲尼作師誠

馬總意
林卷五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周生子要論

魏 周生烈 撰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馬總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引桀紂四句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穿誘麟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疏意林卷五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

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于計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其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

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並同上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子賢則流不賢禪

人道無私也禮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

三十七

夫獯御覽葉之風不應入節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太平御覽卷九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

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

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

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

所外內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引首三句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引全節作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口者言之門唇者舌之藩齒者唇之合也故子貢曰

周生子要論

二 鄭環館補校

駟不及舌

白居易六帖舌部又唇部引唇者舌之藩句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曰者言之

門

仁如春風惠如冬日

太平御覽卷二十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率

駮耳

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

御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王應麟困學紀聞

人君其尊賢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皇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七

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

平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

三十

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榮

不過容膝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

昔伊尹操商栝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鉞范蠡奮越

椎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

夫忠睿朝之杞枳正人國之掃箠也秉杞執箠除凶

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七

子編儒家類

王子正論一卷

魏王肅

去伐論一卷

晉袁宏

杜氏體論一卷

魏杜恕

王氏新書一卷

魏王基

周子一卷

吳周昭

顧子新語一卷

吳顧譚

典語一卷

吳陸景

目

二鄭煥館補校

通語一卷 晉殷基

譙子法訓一卷 晉譙周

袁子正論一卷 晉袁準

袁子正書一卷 晉袁準

王子正論一卷魏王肅撰肅有諸經注聖證論已各著錄此書隋唐志俱載十卷入儒家類今佚攷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三國志肅本傳載其對帝及司馬宣王語當從本書採取又通典引王肅議及諸答問太平御覽引王肅議禮雖不顯標書目要是佚說之散見者並據輯錄其說於禮制加詳多所駁糾蓋在當日欲與鄭氏角勝拔幟自成一隊抗顏高論亦足名家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子正論

魏 王肅 撰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曰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
 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
 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
 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
 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

本傳

帝又問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

王子正論

如媛館補校

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
 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
 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
 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同上
 嘉平四年五月六字據晉書補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
 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
 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
 之敗同上又晉書五行志

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
 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
 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
 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豈主
 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
 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
 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
 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

之遂破儉欽

三國魏志本傳

王社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太社王者布下圻內

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於京都也

晉書禮志引王景侯

論之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而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杜佑通典

卷四十五

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祖

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

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

通典卷四十九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

年四月禘告王肅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閔公二

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紱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

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

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

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

同上

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

通典卷五十

尚書薛悌奏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

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王肅議曰禮有事於王

父則以王母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配天於義正宜通典卷五十五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王肅議曰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祀所以稱仁明也通典卷五十五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

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通典卷六十九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拜授康素服王肅議曰尊者臨卑不制緘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緘經之中若國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

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
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諸侯受天
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
喪服除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
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卽合於禮又合人情
詔從之

通典卷七十二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
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帝稱元孫之子云
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說皆云

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

通典卷七十九

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
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
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
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謂此
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
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
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

同上

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當填衛見王肅

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止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

臨乃除服

同上

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祖經言除斂髮祖經耳記云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踰

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禘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通典卷八十一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祖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袷

也同上

遣使弔司空陳羣王肅議曰禮臣有父母之喪計君

弔之諸臣之母當從夫爵通典卷八十三

尚書左丞王嬰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

宜齋縗或以為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按漢景帝時既為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為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嬰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還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者亦

不得備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齋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嬰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嬰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縗也臣為其君服之或曰宜齋縗不亦遠於禮乎通典卷八十八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

宜大功也

通典卷九十一

六十七卷九

高皇諱明皇帝既耐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講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之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申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

以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俊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

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禪乃不諱諱三禮
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
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
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
義也 通典卷一百四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為經
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宏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
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
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

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禮圓
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 通典卷一百四

七十

說者以為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
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
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
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此
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
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亦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
鞀東夷之樂也又鞀屨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則吹
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
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
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
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

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均之舞

同上

季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疫

磔雞葦絞桃梗之屬 太平御覽卷三十二

去伐論一卷晉袁宏撰宏有後漢紀已著錄史編隋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下云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志復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繹之當是王粲著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猶王子雍作聖證論而有馬昭孔晁張融等說隋志止題王肅撰亦其例也然無明據姑依所引題宏名取以補仲宣之遺書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去伐論

晉 袁宏 撰

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
 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
 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
 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
 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
 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
 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杜氏體論一卷魏杜恕撰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尚書僕射畿長子官至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魏志有傳書成於廢徙之後本傳云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隋唐志並四卷今佚馬總意林載僅六節復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得數節合錄一卷御覽所引詳言兵體蓋目觀三國

之戰爭感慨為言與如云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語意多本孟子及左氏傳洵有體之名論也傳又云著興性論一篇隋志已不及載末由攷微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杜氏體論

魏 杜恕 撰

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土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

故謂之體論 裴松之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氏新書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 馬總意林卷五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

不辭其下草木殞焉而不有其功

夫行者榮辱之皁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

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

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

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

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議論或黨甲苦乙所親

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並同上

束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不知也故諺曰

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七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脫其

次句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

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疆暴而除殘

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

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疆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奚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及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

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
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
之體也並同上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附錄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
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
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
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
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
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云云見篤論時又大
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
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云云見篤論

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怨
 上疏極諫云云見篤論怨在朝八年其論議尤直皆此
 類也出為宏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
 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怨所在
 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
 頃之拜御史中丞怨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
 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
 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怨曰
 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

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怨不以為意至官
 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
 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怨下廷
 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於庶人徙章武郡是歲
 嘉平元年怨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
 從趙郡遷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
 謂怨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
 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
 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

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
 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
 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
 豐樂亭侯邑百戶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
 事著于篇

魏志
本傳

王氏新書一卷魏王基撰基有毛詩駁已著錄經編
 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下注云梁有王氏新書五
 卷王基撰又云亡唐書藝文志不著錄散佚已久考
 魏志基本傳載其諫明帝答司馬景王以及料敵策
 戰之言凡七節又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載有論
 胡烈表降一節雖多談兵事而具有儒術知皆從本
 書採取也並據補錄篇序體格無由盡循其舊而史
 稱學行堅白可於此想見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氏新書

魏 王基 撰

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
 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
 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
 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
 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騶
 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

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將切於曩時矣

魏志本傳

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人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

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同上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王氏新書

二 鄭煥館補校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
外則夏口以上以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
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

遂止同上

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
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
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
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嘏
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

事者也同上

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
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
之逆非吏民思亂者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
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
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
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
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
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有似長

備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馬爲賊
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
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
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
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
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
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
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
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

足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
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
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
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
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
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
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徧項儉衆遂敗上同
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
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

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

同上

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

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

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
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
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同上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城鄧由李
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
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
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
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

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
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
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
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
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
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
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
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

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
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
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
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戰略

魏志本傳裴松之注引司馬彪

周子一卷吳周昭撰昭字恭遠潁川人與韋曜薛瑩
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附見吳志步騭傳七錄
儒家有周子九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太
乎御覽引論交一節稱周昭新撰白六帖引二語而
已攷吳志步騭傳載其論步騭嚴峻等猶為完篇茲
據合輯其論平情準理不為低昂則在當時臧否人
物當具有特識遇暴主不以善終惜哉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周子

吳 周昭 撰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
 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
 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
 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
 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
 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
 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

一 鱗媛館補校

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武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事務出處之才有不

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

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
 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
 無充詰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審審罔不惟
 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
 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論成敗得失
 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
 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
 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
 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吳志步
 騫傳云

頴川周昭著書釋
 步騫及嚴峻等

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
 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二代莫
 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
 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疎
 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
 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
 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

大義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
 六引周昭新撰

三 娜嬛館補校

顧子新言一卷吳顧譚撰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
 肅侯雍之孫官至太常平尚書事事蹟具吳志本傳
 其書本名新言本傳云著新言十二篇隋志作新語
 唐志作新論皆非原目隋志十二卷以本傳參之蓋
 篇爲一卷也唐志四卷已亡其八今佚唯太平御覽
 引數節又本傳載疏一篇隋志無譚集疏當在新言
 中如賈誼治安疏在新書董仲舒天人策在春秋繁
 露之類陳壽作譚傳卽從譚書採之末故詳言著書
 篇目其曰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則此疏又爲知難

篇之佚文可知據補合訂一卷改題新言從其朔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新言

吳 顧譚 撰

知難篇

案顧子新言凡二十篇篇目可攷者唯此故題以冠首

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
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
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
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
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詐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
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

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
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筵之戒帝既悅懌
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
魯王也吳志本傳載此疏云由是霸與譚有隙傳又
言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
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隋志無譚集則此疏取自
新言傳特舉知難篇知此疏為篇中佚文也據補

雜篇

蓬蒿生於太山之上豫章長於窮藪之中良匠造舟
興工建廟必不取太山之陋質而棄窮藪之美材明
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
十九引顧譚新言

奔車失轄泛舟無楫欲以不覆未之有也同上

設置於淵施網於崗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魚兔

矣太平御覽卷
八百三十二

吳之翫水若魚鼈蜀之使山若禽獸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二

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

太平御覽九百
二十九引新言

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

朝堂窮則身親南畝同上

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太平御
覽九百

十九引
新言

附錄本傳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
 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為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
 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
 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回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
 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
 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云云見本由是霸
 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綜子寄為霸賓客

三 椰嬛館補校

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並恨共構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三國吳志

典語一卷吳陸景撰景字士仁吳郡吳人大司馬荊州牧陸抗之子晉平原相陸機之兄也官至偏將軍中夏督見吳志陸抗傳隋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并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唐志尚有典語十卷今佚僅從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為一卷其論文云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語能見大史稱景澡身讀書機雲噪名典午當必有師資鷓原者惜其全書不得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典語

吳陸景撰

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

徐堅初學記卷九引陸景典語太平

御覽卷七十八作陸景典略

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墨之采
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五

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

太平

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吳朝貢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後人不為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

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同上

飛車策馬橫騰超邁一作進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

則進失意則退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 文選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李善注引

首二句作超進

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

今車之作簞文所以缺後者月滿則虧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十三里語詛為異語今訂正

衡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太平

御覽卷八百六十九

狡獪之狗吠於廟門社稷之鼠嚙於堂側太平御覽卷九百十

誠盈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

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吳陸景誠盈案此疑是典語

中之一篇然引者不明言典語故錄于後

附考

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陸抗傳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

三 娜 環 館 補 校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張隱文士傳裴

松之吳志注

通語一卷吳殷基撰案三國吳志顧邵傳烏程吳粲
 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裴松
 之注云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云云又引文士
 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文
 士傳晉張隱所作松之宋人二家所言當得其實隋
 志儒家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亡唐志云
 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興或基字之訛吳亡入晉官
 至左丞抑或晉代別有一般興就基書修而續之故
 唐志云殷興續也但題文禮通語則其誤顯然殷基

父名禮基不得以父名爲字謂文禮卽殷禮而通語實非禮作蓋以基書載父禮行事遂訛父爲文耳馬總意林載有通語八卷視隋唐志已少二卷今佚輯諸書所引並附文士傳爲卷據裴注改題吳殷基撰或引作殷興者亦注其下以備參攷書中叙載三國時事可資史攷第稱孫權稱殷禮君父之名不宜指斥意傳注引者節刪其文增入名氏非原書語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通語

吳 殷基 撰

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

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開門舉兵
 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
 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
 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
 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蜀志費禕傳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語
 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
 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
 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
 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

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
 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
 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綜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
 宏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分權患之謂
 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
 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吳志
吳主五子傳
裴松之注
 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
 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
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志朱據轉注

殷禮字德嗣殷字據御覽補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

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吳志注引云諷誦恒不為聲

潛識而已吳志注引云師殺雞詣禮父穎曰賀此子

能興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

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強

記殷德嗣此上並御覽引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

為王名除郎中御覽無此五句後與張溫俱使蜀至

荆州虎牙遭水眾人失色德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

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

殷德嗣秀才今之僑盼者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

乃有此奇偉又卷一千引云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

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下有與兄瑾以下十

六字茲據訂補吳志顧邵傳法云禮子基作通語曰

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

吳縣丞孫權為王名除郎中後稍遷至零陵太守卒

與張溫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

官吳志顧邵傳注

輪者車之跡楫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馬總意林

卷

四

毀彼者雷同而鴉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

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

徐幹庶幾也

並同上

附考

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

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

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張隱女士

傳

譙子法訓一卷晉譙周撰 有五經然否論論語注
 各著錄經編此書稱法訓擬於古之格言亦如揚子
 雲書稱法言之類隋唐志儒家並八卷原書散佚陶
 宗儀說郭輯錄十節其輓歌一則文句不全又雜入
 譙周喪服圖一條頗為疏略茲更蒐採得十三節合
 訂一卷史稱周誦讀典墳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則當
 日心得之蘊於此聊存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譙子法訓

晉 譙周 撰

齊交

夫交之道

四字據藝文類聚補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

朱則赤

此句據藝文類聚補

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

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

一 鄭煥館補校

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遠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有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未二句據藝文類聚補太平御覽卷四

百六引讎子齊交篇題可見者僅此故錄之於前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讎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引交得其人四句下有貢公之於王吉二句並據參考補正

佚文無篇目可考者錄後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讎子曰書

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

以哉讎子曰周闡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亭

自刎奉首從者挽至客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歌

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

銜悲孰樂喪耶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徐堅初學記卷十四昭明文選卷二十八繆熙伯

挽歌李善注並引云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斃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陶宗儀說郛採入讎周法訓第六節較世說注為略

讎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

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

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

君子居謙而宏道然後德能象天地初學記卷十七

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

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初學記卷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說

郭採為第一節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信雁有庠序之儀人取

法焉初學記卷二十九 說郭採為第二節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獼猴乎唯

人象而蟲質也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

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者未見得之者也如或得

之君子不貴矣烏也而御覽有反哺御覽哺下有況

人而無孝心者乎初學記卷三十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

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為

觀乎非古也封演封氏聞見錄卷六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庶草也唯有直慎者然後不

同太平御覽卷九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太平

御覽卷八十 說郭採為第三節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

三 鄉嬛館補校

逢風則仆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說郭採為第四節

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鬪於後

太平御覽
卷八十七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六
說郭採為第五節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

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說郭採為第八節

或曰母有疾使其妻為粥者妻不可以刀擊之夷其

面可以為孝乎曰以刃妻其親必駭而有憂及之何

有於孝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引至為孝
平文句脫并據卷八百五十九訂正

貪忍者難為惠苛煩者難為恭君子一於禮而已矣

何事之難為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說郭採為第九節多末句

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

聖人之道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
說郭採為第十節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

殤

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引譙周喪服
圖說郭採為第七節姑依錄之

為國者不患學人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太平御覽卷六

七百

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

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鸞船曲折不失其瀆是善乘舟者

同上

乘車璜佩求中道心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袁子正論二卷晉袁準撰準有喪服經傳注已著錄
 經部隋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併
 目數之歟今佚杜佑通典引十餘節多詳禮服詩禮
 正義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
 覽亦引稱之或言袁准或言袁子以文辭義例推循
 知為正論語並據輯錄分為二卷其說五行宜祀井
 明堂非宗廟均有確據至論才性有善有惡則世碩
 揚雄之緒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論卷上

晉 袁準 撰

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
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
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
也杜佑通典卷四十九

論者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中霤中霤土神也
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爲於人
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其

祀行是記之誤也并不輕於竈行不唯於冬白虎通

云月令其祀井是也通典卷五十

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

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通典卷五十四

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通典卷五十五

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

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

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

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

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

相及也斲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

文公將求秦於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

圍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况妻乎趙衰曰

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旣了乎通典卷六十又卷九十五引中外

之親四句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至不敢逆秦故也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

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時人以爲依典禮不宜有

二嫡袁準曰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情愛所偏

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

通典卷六十八

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應復言仲子明其與妾與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禭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

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準謂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仲子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禭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於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通典卷七十二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

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通典卷八

九十

繼父制服四字據通典補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

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覲顏繼以佗人哉通典卷九十

按禮喪服云為曾祖父母齋禭三月自天子至于士

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

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

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世之祖在堂

則不可以無服也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

五代之祖也崩躋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

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

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齋禭以見高祖以

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

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高

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族父總麻而曾

祖三月乎通典卷九十

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

者近非古也始秦燔詩書之所失也通典卷九十二

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總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為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者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卒繼室以

具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姨也姊妹相謂為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為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為名者也左傳又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日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為彌甥此臨事說事而遂可為名乎亦猶從母辭相假也通典卷九十二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

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總大功

以上可也

通典卷一百二

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中不在旱

晚故宜禫不宜祥

通典卷一百三

周禮太祝耐練祥掌國事若無練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練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

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練麻可知也

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知

是心喪

通典卷八十引袁准以前後所引例之當屬正論文

保母者當為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之制

通典卷九十二引袁准

袁子正論卷下

晉 袁準 撰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

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

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禮記明堂位正義引脫此

四字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

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

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禮記

明堂位正義矣作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王

袁子正論

卷下

二鄭環節補校

卷之五十八

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禮正義無非其象箸九字

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

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

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禮正義無如禮

記至此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

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

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

非其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

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

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宮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

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

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

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

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

廡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

小學為左右也辟廡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

袁子正論 卷之五十八 二 鄉壇館補校

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
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
之宮辟廡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
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
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
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
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廡處其
中今未知辟廡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廡則
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

衆始非宗廟中所能容也

禮正義非其處也下云王

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廡在內禮天子立五門

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

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
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
學也揔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
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
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
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

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
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顧氏曰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
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
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
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
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
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
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
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
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
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
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
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詩大雅靈臺孔穎達正義禮
認明堂位正義引至所能容
也文多
脫遺

禮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
 心而不知所出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
 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
 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
 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
 凡絜祀曰禮若絜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
 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
 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詩大雅生民正義引袁準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

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

是以不留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袁子又按裴

人知此及下所引皆袁子正論文

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
 起瓜牙心腹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
 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
 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
 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
 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

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

曰初出遲重也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圖溷藩籬障塞皆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

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
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
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
欲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
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
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
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
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
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

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
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

奇也

蜀志諸葛亮傳
評注引袁子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
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
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
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
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
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

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
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
時也

魏志鄧艾傳
注引袁子

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
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
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
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
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

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
十一引晉袁准才性論

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虞世南北堂
書鈔卷九十

公羊高道聽途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

非其任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徐堅初學

記卷十三

良醫療病攻於湊理

初學記
卷二十

堯舜之人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
也桀紂之人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壑之水非不

停也 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信賞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心死之民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

封禪之言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上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

地之所合高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

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路史前紀卷九羅莘注

引禹禪以下末句作不必泰山

蒸豚魚鼈烹鵝炙鴈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二

遼東細粒寒鴿螭鴈

河內青稻新城芳稅彫胡細弱游梁精美 並同上

長安九釀中山清醕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六

袁氏世紀

呂布之破也 御覽引呂字 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

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
 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
 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
 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為行糧而已不以
 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蜀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三引袁渙正論曰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唯袁渙獨高揖不為禮上嚴敬之又二百七十六引袁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眾官車乘便取軍中物唯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案蜀志注引此節云袁氏世紀御覽作袁渙正論又作袁子世說觀下節裴注亦引作袁氏世紀謂為渙

之自序則此二節皆正論之文題袁氏世紀者蓋
 如太史公之自序漢書叙傳之類敘述先世及已
 行事並作書之本旨繫之篇末然則稱正論者舉
 其書稱世紀者舉其篇而世說則世紀之傳訛耳
 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
 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
 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
 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
 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
 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
 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

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淵

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蜀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云此準之自序也

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為輪直者為輿檀

宜作輻榆宜作轂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引正論

袁子正書一卷晉袁準撰準著正論之外又有正書

隋志云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唐志

與正論同著錄今併佚既輯正論因取諸書引正書

者別錄一卷以復舊目準之學尙攷據漢人遺法猶

存以視空設清談者為有間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書

晉 袁準 撰

禮者兼仁義也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八十一引袁子書

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

也尊君敬長之義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三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引作節度義

也作義耳

立德蹈禮謂之英才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文選任彥昇出郡傳

舍哭范僕射詩李善注

歲比不登唯得賣棗栗瓜梨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凡不給

袁子正書

娜嬛館補校

之物若干蔗之屬皆可權禁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
四引凡不上有歲比不

六十七卷六十九

登四字案此通
上為一節文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

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太平御覽卷十七
又卷三十五引首二

句作辛酉又卷八百
六十一引歲在四句

滑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

子一鍾之粟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以救窮

太平

御覽卷
三十五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太平御覽
卷八十

桀紂有民左億右億之眾四岳三塗之險京山終南

之固及在鳴條牧野一朝而失天下

太平御覽
卷八十二

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

太平御覽卷
三百六十六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邱

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同上

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大而不檢重而威禍智

人也

太平御覽卷
四百三十二

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

太平御覽

耶賢官補交

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二

非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何濟之有其中

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軻輪馬不得前子云光武近出

未有得失而頭軻輪此之謂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輪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漢諸

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

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輅車而貴輜

輶魏晉賤輶車而貴輅車又有追鋒如輅車而駕馬

又以雲母飾犢牛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時以賜王

公貴臣晉氏之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

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更亦杜余則青蓋杜

云其車法駕則紫闥輶車安宇林輶車有衣蔽無後

轅其後有轅者謂之幅同上

牛馬之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

策痛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

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

暑遂盡食於是火辛螫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

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死

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七

山梁氏泥於西屠而染其齒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

之中皜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

罪惡得為雅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

黨非之李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同上

或云少府揚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

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

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

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

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北堂書鈔卷五十四太平御覽卷四

百四十七並引袁子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繡不過一煖太平御覽卷八百四

九十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子所

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

北堂書

鈔作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太平御覽卷二百十四已下並引袁子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

文選任彥昇宣德皇

后令李善注

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循

藝文類聚引作修

其治政以

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封侯

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安寧天下者不

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引脫安寧天下者不爵七字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

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制則有強臣之禍

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

由諸侯而起之也於且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

親子母弟皆為匹夫及其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

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

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

亦有七國之難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鈔卷七十引漢鑿秦之孤立於天下

北堂書

封子弟或連城
數十文亦小異

附錄

袁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

子冲字景元光祿勳沛子耽

晉書本傳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

晉書袁瓌傳從父準傳附後



